

母亲的针线哲学



母亲的木匣子里，总装着各色针线、顶针和碎布，那是她的“百宝箱”。从我小时候的虎头鞋，到长大后的毛衣补丁，再到给孙辈缝的布偶，母亲的指尖穿梭在针线间，也把生活的道理，一针一线缝进了我的心里。

去年深秋，我穿坏了一件羊绒衫，袖口磨出了破洞，扔了可惜，穿又难看，便拿回娘家让母亲帮忙处理。母亲翻出木匣子，挑了块浅灰色的毛线，坐在窗边的老藤椅上，戴上老花镜开始缝补。阳光透过玻璃落在她手上，银针在毛线间灵活穿

梭，像只轻盈的蝴蝶。“缝补讲究藏针脚，”母亲一边穿针引线，一边说，“针脚露在外面不好看，日子里的难事儿也一样，得学着悄悄化解，别总挂在脸上。”

我看着她把破洞边缘的毛线轻轻挑起，再用新毛线一点点织补，原本刺眼的破洞，渐渐被细密的针脚覆盖，最后只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。想起前阵子和同事闹了矛盾，我整日闷闷不乐，把情绪都写在脸上。母亲的话让我忽然明白，生活中难免有“破洞”，与其抱怨纠结，不如像缝补衣物一样，平和地去解决，把糟糕的情绪藏起来，留下生活的体面。

母亲总会在年节期间给孙辈做布老虎。她会找出几块花布，先在纸上画好图样，再比着图样裁剪布料。我见她剪得格外仔细，连老虎耳朵的弧度都反复调整。“裁布不能急，尺寸差一点，做出来的样子就差远了，”母亲拿着剪刀说，“过日子也得有‘准头’，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一步一步来，才不会走偏。”

她缝布老虎时，总在关键处多缝几针。“这里是老虎的脖子，得缝结实些，不然容易散架，”母亲指着针脚说，“就像做人，要紧的地方得‘扎稳根’，比如诚信、良

心，这些不能含糊，不然人就立不稳。”看着母亲手里渐渐成型的布老虎，我想起自己曾为了赶项目进度，差点在数据上敷衍了事。母亲的话像警钟，提醒我做人做事都得有“底线”，关键处不能马虎，才能行得正、走得远。

有次我帮母亲整理针线匣，发现里面有很多短得没法再用的线头。我准备扔掉，母亲却拦住我：“这些线头别扔，攒多了能做坐垫。”她把线头分类收好，攒到一定数量，就用粗针把它们缝缀在一起，慢慢拼成一块厚实的坐垫。“你看，零碎的线头看着没用，凑在一起就能派上大用场，”母亲拍着坐垫说，“生活里的小事也一样，别觉得不起眼，慢慢积累，总能成事儿。”这不是又再点我吗？我总想着做“大事”，却忽略了日常的积累。就像那些线头，看似微不足道，可只要用心收集、耐心拼接，就能变成实用的坐垫。生活也是如此，每一份努力、每一次坚持，哪怕再微小，积累起来也能成就不一样的人生。

如今母亲的针线匣依旧满满当当，她还在缝缝补补，做着各种小物件。而她的针线哲学一直支撑着我在人生路上稳步前行，把日子过得踏实而温暖。卜庆萍

“爱告状”的父母

“你爸又喝酒了，酒瘾越来越大，端起酒杯就放不下……”

“你妈又吼我了，让我酒桌上下不来台……”

记不得这是近些时第几次听到父母这样找我们互相告状了。说实话，很烦，可我知道我不能表现出来，不然他们的“狂风暴雨”就会砸到我的头上。

好几次，我都在想，双方如此“深恶痛绝”，要不让他们分开住吧。

接下来，又接到几次相互“投诉”，我选择了打马虎眼：“好好好，我过两天回去好好说他（她）一顿……”

这招还真有用，耳朵根子清净了几天。但是，也就几天，他们的“状子”就又递了过来。老两口的战火愈演愈烈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，这还能等吗？

周五一下班，我就带着妻子和女儿，心急火燎地往家赶。

一到村口，就望见屋顶上炊烟袅袅。车才停下，父母就先后从厨房里迎了出来。“回来也早些，天都黑了，多不安全。”“还不是你？天天念叨着儿子不回家。”“你不也一样，天天跑到村口伸长着脖子望。”……

两个人一边互掐，一边摆上吃的，招呼着我们坐下休息。他们又钻进厨房去忙活。妻子也跑到厨房里打下手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就问之前告状“喝酒的事”是怎么个原委。他们是真的把我当主心骨了，争先恐后地说事情的经过。

父亲喜欢喝酒，又是在喜宴上，一高兴多喝点酒，也没多大关系。母亲在那样的场合吼他，确实让父亲很没面子。父亲也确实有些过火，母亲都劝了几回，他就是不听，母亲才发了火……

好像都有理，我还没法和稀泥。“要不，你们一个住我家，一个住大姑家，免得你们天天吵架，天天告状。”埋头吃饭的女儿，突然蹦出了这么一句，让所有人一愣。

父亲竟发起脾气：“我哪里都不去。你个鬼机灵是什么脑子？还想着把我和你奶奶拆开，还真孝顺。”

母亲一边给女儿夹菜，一边笑骂：“你就这样见不得我们好，你姑可是在湖南，满嘴都是辣，你想折腾死我们啊。”

“那你们都搬到我们那里去住，家里宽敞，还给你们留了两个房间呢。”女儿又补了一句。

“这主意不错。你们有个头痛脑热的，就医方便，我们照顾你们也方便。我们还自在，不要这样两头跑。”我也极力赞成。

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，但每次他们都坚持不离家。

“不搬就不搬吧，只要不吵就行。”我郑重地说，“上次喝酒的事，我来说一说……”

“呵呵，其实也没啥，就是你妈个性有点强……”

“谁让你一喝酒就耍喝，还不听劝……”

“你们这样吵，我脑壳都痛，还是分开住吧。”我假装生气，喊了一嗓子。

“我们住老家。”他们不约而同地说，“不烦你就是了。”

耳根总算清净了！

“你爸喝酒又喝晕了，还吼我。”一个月后，母亲又告状了。

“明天，我们回老家！”我和妻子笑着回道。

章中林

老爸的退休“小江湖”



看了半天，回家就拉着我去花鸟市场，硬是挑了只羽毛油亮的画眉，还配了个雕着竹纹的红木鸟笼。从那以后，老爸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提着鸟笼去公园“遛鸟”，跟老伙计们交流养鸟心得，从喂食的谷物配比到鸟笼的清洁技巧，聊得不亦乐乎。现在每天清晨，家里都能听见画眉清脆的叫声，老爸坐在鸟笼旁，一边给鸟添食，一边跟着哼小曲，眼角的皱纹都透着笑意。

没过多久，老爸又迷上了学书法。起因是社区办了老年书法班，他抱着“试试看”的心态报了名，结果一拿起毛笔就放不下了。家里的餐桌被改成了书桌，铺着毛边纸，摆着砚台和墨汁，墙上贴满了他的“作品”。他每天雷打不动练两个小时，还把字帖揣在兜里，有空就拿出来琢磨。社区组织书法展览，老爸的作品被挂在了展厅最显眼的位置。那些天，他别提多骄傲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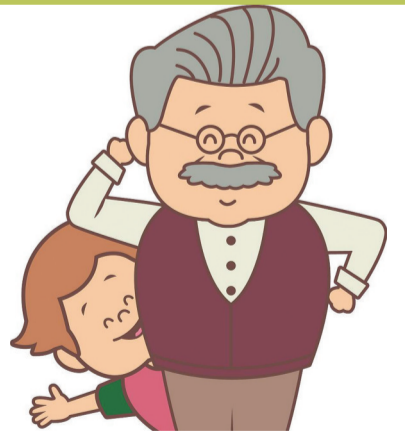
老爸的“小江湖”里，还有个热闹的手工角。在这里，他和老伙计们一同动手，做了不少手工制品。倘有邻居喜欢，他们总会大方送出。去年冬天，他们做的竹篾灯笼在小区里就大受欢迎。

闲暇时，老爸还爱跟老伙计们下棋。小区的石桌旁，每天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，“楚河汉界”两边，老爸总是眉头紧锁，每走一步都要琢磨半天。有次他跟王爷爷下棋，眼看要输了，却突然想出一妙招，反败为胜。回家后就跟我们复盘，讲他如何“出奇制胜”，那股子得意劲儿，像个赢了比赛的孩子。

有时候我问老爸：“您退休后每天这么忙，累不累啊？”他总会笑着说：“累啥！养鸟、写字、做手工，还有下棋，这些都是我的乐子，每天有事干，心里踏实着呢。”对他而言，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自己喜欢的事，这才是打开退休生活最好的方式。

董宁

我的“全职爷爷生涯”



一出乘跑起车来就昏天黑地、昼夜颠倒、时序全乱，出勤、退勤根本没准点，回家倒头就睡，带娃的事儿想也别想。儿媳是一家三甲医院神经内科的主管护士，上班12小时，休息12小时，忙得脚不沾地，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。老伴成了“全职奶奶”，我成了“全职爷爷”就这么顺理成章。

说来，我这个“全职爷爷”也只能为“全职奶奶”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，比如给娃洗尿布、打牛奶，推着小车出去转悠、买菜、购物等。我也曾尝试着烧菜、做饭，但总是做不出老伴的味道来。儿子儿媳就不爱吃。所以做饭这件事上，我只能打个下手——洗菜剥葱剥蒜了。

带娃最累人的是出生后的头一年，吃喝拉撒睡由老伴儿全包，生了病还得赶紧上医院。一周岁后蛋娃就好拉扯了。能吃流食、睡觉也有规律，排尿尿也

有信号发出，老伴就不像以前那么劳累。我和老伴依然分工明确，我主外，她主内。我负责采购，推着小车溜娃，同时教娃背些古诗等，老伴仍旧负责做饭、洗衣等家务事。可以这么说，在蛋娃入园前，我们老两口即便外出也“随身携带”着他。

等到孩子入园后，我负责早晚接送。这样一来，我们“全职”的负担就减轻了一多半。而随着孩子上学，我这个当了半辈子老师的爷爷便自觉接过辅导学习的差事。

一转眼，蛋娃已是中学生，要回他家生活了，我们好一阵不舍和不适应。

如今，蛋娃已是大学中的“理工男”。他常和我们在电话里回忆起一些曾经在一起的有趣生活场景，我们知道孩子是记得的，也是知道感恩的，这让“全职”带过他的我们心里暖暖的。

王瑛

退休那年，上苍给我送来个小天使——我的孙子蛋娃出生了。办完退休手续即转岗，无缝对接，我成了“全职爷爷”。我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。老伴是50岁退休的，比我退休早，“空窗期”长，对重新上岗之事早有思想准备。

儿子是千里铁道线上的重载司机，